



妈妈的秘密小菜畦

刘忠民

一到城里,精神十足的妈妈就好像少了很多东西,常常坐在沙发上发愣,或从这屋子转到那屋子,在厨房掀掀电饭煲盖、橱柜门,搞出点声响,把爱睡懒觉的我们搅得心神不宁。

“妈,你饿了么?”爱人问。

“不饿不饿。”妈妈说。

“那你再躺一会呗。爱人像是哄,又像是央求。”

妈妈回了房间,消停了一小会,声响复起。我知道,妈妈来到城里,一下子清闲下来,再加上岁数大了,觉少,我只好爬起来,陪她。早晨的太阳很好,光线柔和地铺在客厅的地板上,我的困劲又上来了。就听妈妈说:“开春了,春困秋乏,你回屋躺着吧,我出去走走。”

这以后,妈妈就养成了早晨外出的习惯,有时候回来得挺晚,我们就为她担心。有一次我拨通电话后,听到手机里妈妈“呼哧呼哧”喘着粗气,问她:“怎么了,在哪儿?是不是不舒服?”她说:“好着呢,嗯……在锻炼。”还有一次我听到咔嚓咔嚓的声音,妈妈却否认,说没声啊。自从妈妈喜欢外出,我们发现她晚上很少把床板翻出声响,

而且饭量也大了。

老妈说:“锻炼费体力,多吃也得多睡!”

天气渐渐转暖了,我们都忙着各自的工作,妈妈呢,照样早睡早起,回来的时候,手上拎着些小菜。我注意到那都是些新鲜的小白菜、茼蒿、菠菜之类的,叶子上粘着细土和露珠,妈妈给我们做汤或清炒,特别是水萝卜、小葱蘸酱,脆爽清香,很是下饭,连一向挑食的儿子都吃得很起劲。

妈妈问:“爱吃吗?”

儿子直点头。

妈妈说:“爱吃就敞开吃,有的是。”

“有的是?这刚下来的小青菜可是挺贵的。”我说。

“没你说的那么悬乎。”妈妈的话轻描淡写,好像菜是信手拈来的一样。后来,就有了茄子、辣椒,顶花带刺的黄瓜。我注意到妈妈好像恢复了以往在乡下老家的活泛劲头,起早不说,还贪起黑来。我还注意到,妈妈的手变得粗糙了,鞋底子也带回不少土,妈妈在做什么呢?

为了找出答案,我们两口子决定“跟踪”一下。一大早,妈妈刚一出门,我们俩蒙头捂脸,远远跟随。妈妈走路急匆匆的,穿街过巷,直奔城郊方向。那里有一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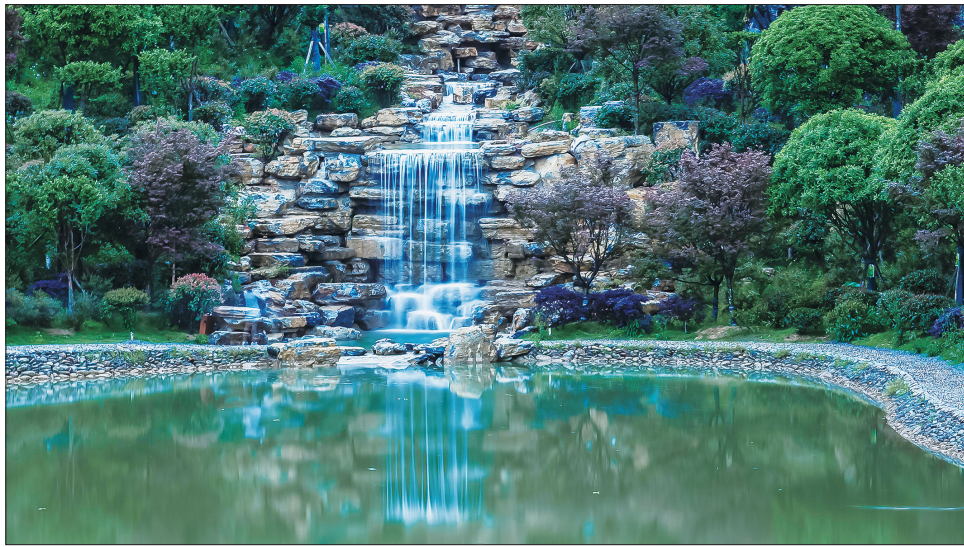
大片拆迁后尚未开发的区域,妈妈很快转进一小片残垣断壁,不见了。我们东张西望的时候,听到了铁器撞击的声音,循声望去,只见妈妈举着锄头,一下一下地用着力气。她的脚下,是翻整后的新土,翻出来的石头、砖块堆码得整整齐齐,垒成了一道矮矮的围墙。身后,是生长得旺旺实实的一小片菜畦,那里有高的黄瓜架、豆角架,低矮的西红柿、茄子,再矮一些的韭菜、小葱什么的,错落有致地排列生长着。我们餐桌上的那些菜,那里都有,那是妈妈一锄头一锄头开垦的土地,是她精心管理的小菜畦。我那起早贪黑的妈妈,努力地刨出一小片地块,再一点一点拓展着,然后点下一粒粒种子,施肥、除草、浇水……我的眼睛模糊了。

爱人说:“咱们去帮妈妈吧。”我拉住了她。

“怎么,你是说我干不了那活吗,帮捡捡石头瓦块的总可以吧。”

“让她自己来吧,那是她的秘密,是她自己的快乐天地。”我拉着爱人赶紧离开。

身后,那铁器的撞击声传来,锤打着我的胸口,但我并不觉得疼,反倒觉得有点踏实,甚至还有点替妈妈高兴的意思。



涓涓细流

曾德辉 摄

神滩
晚读

米丽宏

每种花都有自己的性格,跟人差不多。春花娇嫩,夏花灿烂,秋花风骨,冬花孤傲。花和人,似乎都是负载着自己的阅历来绽放的。

春花熄灭,夏花点亮;就像夏天的性格,火爆、倔强,不矜持,不做作。一开就了不得呢,就成了一种气势。关于花儿的修辞,它们全占了:花瓣、花朵、花穗、花枝、花丛、花海……还有翻腾在空中、一波波漫卷的花浪。

槐花开放在春尾巴上,香气漫卷,扑进夏的领地。再浓烈的情思,都含在开放中了。

好像只是一个早晨或一个傍晚的功夫,乡村、田野、沟沟壑壑,忽然就被一场热烈的大雪覆盖了。那么一朵一朵美人眉眼一样安静的花,不响是不响,一响就是震天价的动静,好像漫空里一

岭上槐花开

声号令,地上所有的白,哗地泛出来,脆脆应一声,浩大的白色声浪就涌起来了。一波一波,大水一样,连带着香味,弥漫扑卷。清凌凌的,浓酽酽的,一种高分贝的诉说和歌唱,让人迎头进入一种醉酒的境界里去。无言、沉醉、兴奋,就想着化作美人眉一样的小花儿吧——随着它们的队伍,在田野里盛开一回,奔跑一回,追求一回。

槐花白啊,那是一种象牙白、云朵白、白瓷的白,可是又是有温度的白。千千万万个姊妹,手牵着手,肩并着肩,站成一行、一队,又组成一个个小小的团队,一个个温暖的集体,一个花的汪洋。上下呼应,左右照拂,高处的带头,低处的效仿,没有离队

偷懒的,没有花小心思保留一点点花色、独傲枝头的。槐花,每一朵槐花,在开放之际,都倾尽所有,不遗余力。因此,不用费时间,它们就铺排成一种白色浪涌的气候,攻陷了天空。

你去看槐花吧,尽管它们是分不开的团队,你也用不着弄花了眼左拥右抱;就那么执着地认定一朵。你看,它确实没有大家气象,小眉眼,是小家碧玉的玲珑。那么白,玲珑的玉一样的青白,越往心里去,越是白得发青,是一点没有匀染开去的碧青淡黄,甜蜜蜜的心事,都放在那儿。那么柔弱的身子骨,竟有那样实在的香味;它明明是低调的啊,下垂、下垂,直到,垂下自己的全部表

情,就那样,静静注视脚下的土地。谁知道,这样低调的人生,竟然,能够喷薄出那样巨大的场景。

暗夜里,那些月牙状的花瓣,灯盏一样,亮在风中,亮在月亮下,一种甜美的怅惘,连月亮都成甜的了。这个时候,你才感觉,槐花,原来真是这般安静的呢。支持它们呐喊、奔跑的,竟是这样一种安静。有些事物,你不背转身去再看,永远也不可能认识它的另一面。

白天一来,槐花又带着它们的芬芳,一齐奔跑起来。在天空,在枝头,在意念里。跑吧,这是宿命,有这样的、亲爱的夏天相伴,生命总是热烈而又沉静的。

即使飘零山野,又有什么遗憾的呢?只要盛开过、追求过、奔跑过。

槐花,奔跑的槐花,幸福的槐花。

微风里，

今夜，又想起爱情

(外一首)

周志斌

那些词令或丹青圣手,应该是最懂爱情的他们笔下的风,总在蛾眉云鬓后像极,爱一个人的样子

幻想成为词令中,最为朴实的一枝杨柳最好你经过时,恰到好处地借来了微风

这样,我就能摀住心中的奔涌不动声色地抚过你的面颊和发梢,告诉你亲爱的世界如此辽阔而爱情,让我寸步难行

今夜,属于爱情属于霓虹闪烁下的行人手心的微风给我记忆,却不给久别重逢

很多年以后,我们各自湮入尘烟其实,世界如此拥挤只是在梦回的寂寥里,偶尔

山重水复,无边无际

红灯笼

为心中的幽暗点一盏灯

世界荒凉。众人喧嚣来去没人在乎缘由夜的气息鬼火般,细若游丝

置身旷野,身影在偌大的孤寂中虚成尘埃。一点点交出幻想窃据的世界对擦肩而过的故人,心怀愧疚

他们预设一场约定只等马蹄声碎、繁花看尽后归去。素衣的女子徐徐,拾起一枚花瓣

从此夜夜,屋檐下的红灯笼纠缠她的影子有时,来自春风有时,去向雨雪有时,她不曾来去。红灯笼

虚设成风雪中暖色的隐喻枉自等待,落寞

遗失声明

联系电话:0739-5322630 QQ:838947461

唐均匀遗失由长沙经开医院有限公司开具的湖南通用机打发票(医疗住院)票据一份,票据号码:00870461,金额:17053.38元,声明作废。